



人的一生需要走很多的路,路也就伴随着人的一生。它见证着人的成长,也见证着人的生与死,更见证着春华秋月、情与愁,然而,就是故乡那悠悠的石板路,让我落下了不尽的回忆……

故乡是一座满眼翠绿的山区,那绵延几十里的山峦如烟雨朦胧,通向数不清的村寨屋场都是由那条弯弯延曲折的石板路连接着,虽然那些石板路我没有条条走过,却也有七八成留下了我的足迹。那些石板虽不像现在一些旅游景点修整的规则,可它们都有一个标志性的特色——青石板,虽参差不齐,却错落有致,因为故乡那座山区满山都是青石,祖辈们也就就地取材而筑了。

静静的石板,弯弯的小路,它们都掩映在绿色之中,路两旁的藤蔓和树枝常常挡在路的中间。或是因为隐藏在山中,或是由于经年潮湿的缘故,不少石板上长出了片片青苔来,倒在路旁的树木还长出许多像小伞一样的木菌。许多山民行路时随身带着一只竹篓,也就顺手采摘路旁的木菌山珍,有些人出一趟门,往往带回来一篓珍美的佳肴。他们有时舍不得吃,晒干后拿到山外



高原胜景中的陌生化美丽

——浅谈甘建华中篇纪实散文《甲午夏日青海行》

■胡用琼

湘籍知名作家、文化学者甘建华的中篇纪实散文《甲午夏日青海行》(载《瀚海潮》2015年大雪卷,入选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湖南报告文学年选》),是其2014年8月15日至26日12天的旅程书写。作者采用极具私密性质的日记体形式,记录再次踏上青海高原的所见所闻所思,包括作者的眼泪与微笑,展示了故地之旅中心灵与灵魂的对话,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高原胜景中的美丽天窗。

优秀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区别,是让万千读者记住笔下神奇美丽的土地,这片土地也借助作家的诗意图书写,化成一股无形的魅力,吸引人们前往观光,使之成为旅游目的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在青海高原读书、工作、生活长达11年的甘建华,其笔下的西部之西系列作品,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在《甲午夏日青海行》中,今日青海高原的繁荣昌盛甚至喧嚣噪动,与作者昔日的记忆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串联在这种对应关系链条上的是高原胜景,它们就像茫茫宇宙中一直存在着的灿烂星球,长久以来因为遥不可及而不为人知,偶然被神话般地呈现出来,人们才发现如此陌生如此美丽。这种陌生化的美丽来自于青海高原的奇景、奇物、奇人,以及与西部之西相关联的独特优异的人文地理。

《甲午夏日青海行》不像作者前两部作品集《西部之西》(广州出版社2001年6月版)和《冷湖那个地方》(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7月版),对青海高原的实景实物作具体化的细描,更不是全景式地关照,而是围绕旅程见缝插针地散叙于文本

之中。有时候作者的叙述甚至只是一句话,一个比喻,一处简单描写,它们就像埋藏在砂砾中的珍珠,只有在作者纷至沓来的叙述中,披沙沥金才能寻找到高原胜景。如作者笔下祁连山中的荒谷温泉,牛屎样的乱石,沿路所见的三四十峰骆驼,稀少的白色骆驼……我国温泉分布极其广泛,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有温泉,但是高原荒谷中的温泉却很少见,所以作者笔下的大柴旦荒谷温泉激起了读者无穷的遐想,就像火烧云边一带七彩的霓虹,显得那样地与众不同。作者从那些看似寻常的事物中体验出不寻常,从人们惯常的事物中发现新奇与陌生,换言之,这类体验其实是“陌生化”的体验。俄国文学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说过:“艺术品的程序是事物的‘反常化’程序,是复杂化形式的程序,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甘建华把高原、温泉、荒谷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不经意间 的描述中展示出与中国南方不一样的高原胜景。

高原胜景中的陌生化美丽,一方面来自于奇景奇物的“截然有别”,另一方面来自于特定的地域风物和山水景观。如酒喇喇、波斯菊、骆驼刺、野生黑枸杞、当金山口、大小苏干湖、镶着银边的尕斯库勒湖、花土沟镇——“中国的得克萨斯”、柴达木油田、花格输油管道、格尔木炼油厂、茫崖石棉矿……这些都是“西部之西”的标签,也是作者在西部之西系列散文里弹唱的主曲。

高原胜景还来自于作者笔端的文化景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地理

景观。人文地理的要素包括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要素。《甲午夏日青海行》立足于含蕴文化要素的景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古时代发生在这片土地的历史传说与负载文化的历史通道。如作者在叙写苏干湖草地时,不仅考证了它的历史,在唐代它是附属吐蕃的吐谷浑可汗夏季行宫所在地,而且对历史上与苏干湖有关的佚名氏诗,以及历代学者对此的考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同意台湾敦煌学奠基人和开创者潘重规的明确指认,“它的真正作者乃是落蕃人毛押牙”。“毛押牙,生平行藏不详,敦煌地方小官吏,大约在唐时期参加过唐蕃战争(623-907),曾经一度为吐蕃所俘,其诗格调高古,苍凉感人,让人一掬同情之泪。”由此,甘建华的散文打上了1990年代文化散文的印迹。“从已有的西部散文作品来看,其主要呈现了三种创作模式,即‘游历—文化再现式’‘体验—生命感悟式’和‘追寻—精神还乡式’。”(王贵禄《论西部散文的“游历—文化再现式”创作模式》)甘建华有意识地把以上三种模式融汇于作品中,书写的不光是“文化”记忆的散文,也是青海高原上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景观的物象。

正是因为作者把历史文化与地域景观相关联,在历史文化中挖掘物象的深沉与厚重,超越了简单的风情描写和作者主观情感的抒发。在对高原景观进行文化关照时,甘建华可谓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而且对高原胜景也进行了“当下”关照。历史与现实在作者的叙述转换中拉开了间距,历史的关照突出了青海高原的厚重,“当下”的关照突显了西部之西的现实魅力,两种视角形成了前因后果的关联。因为历史的厚重才有了“当下”的文化膜

拜,而这种文化膜拜表征之一,就是当代诗人、作家对这片土地深情歌唱,以及与这片土地的不解之缘。譬如,1956年9月16日至18日,著名诗人徐迟曾远足“帐篷城市”老茫崖,并在1957年第1期《诗刊》发表新诗《茫崖》。1957年夏秋之间,著名作家李若冰也来到老茫崖,后来写下散文名篇《茫崖——拓荒者的城市》(寄给依斯·阿吉老人)。甘建华把徐迟、李若冰与老茫崖的文学情缘展示给读者,让读者顿时对老茫崖的文化积淀产生顶礼膜拜。不仅如此,只要当代文化名人在柴达木盆地惊鸿一现,他们都会串联在山水景观的描绘中。“巴音河的水又清又亮,河边的海子诗歌纪念馆及其诗歌碑林很有名,甚至于许多人就冲着它来德令哈的。”作者深情地叙述海子与德令哈的情缘,海子用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让德令哈走向世界,德令哈海子纪念碑是用重达7吨的昆仑玉石雕刻而成的,海子的18首优秀诗作雕刻在18块形态各异的石碑上。作者对高原胜景的“当下”关照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连不大为外人知道的湟源丹噶尔古城文昌耀诗歌馆,都被作者意犹未尽地叙写得诗情画意。“在这样偏远的地方,一天之内不约而同来了六个衡阳人拜谒昌耀先生,也是一件极其巧合的事情。临走时,我向先生铜像再三鞠躬,想起他一生从未过上一天好日子,不由得热泪盈眶,话语哽咽。再起身时,雨歇云开,阳光也出来了,众人感到非常奇异。”我们在作者倾筐倒篋的“当下”关照中,感受的是作者仿如当年踏足这片神奇土地上的诗人,用飘逸不群的文字向读者传递着这片地域的神奇与美丽,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和书写,青海高原上的天空才格外闪烁明亮。

故乡的石板路

■颜娃沙

的

一个人的回忆,总是具有典型性的。在诸多的意念中,通过岁月的筛选和时光的淘汰,留下的将是终生难忘的片段。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试想和回味一下你前面的工作,生活或故乡走过的路,也许会在你脑海里列出几个重要的珍藏,它们或欣喜、或坎坷、或逆境或顺境,也可是场景观,也可是事件……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印记了,所以说,一个人在脑海里留下的“印记”,将会伴随你的一生。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难以忘却的意念,才引出我要说起故乡石板路这个话题来,然而,在那众多的故乡石板路中,最使我留下印记的还是我家门前那条路了。它顺溪流而下,一直延伸到两公里外的山区集市,那地方叫将军庙,是一个极富历史沧桑感的名字。路虽不宽,却是能让推车或挑担人会路。那一色的青石板静静的躺着,让世代山里人寒来暑往,同时,我们仿佛能从那条本份朴实的石板路上发现先人留下勤劳的足迹,显现着古韵悠悠。儿时,山里没有公路,门前的石板路总是过往不断,人攘熙熙,往山里山外去,都是必经之道,也就成了一条名符其实的驿道了。

家门前石板路上的风景很有特色,虽只有短短的两公里距离,却架着两座古老的石拱桥,连接着溪那边的山里人家,曾有位秀才将它取名为“双桥烟雨”,成为当地有名的景观。在这条路上行半之处,有个叫沙坪的地方,溪水在这拐了一道弯,那条石板路也随溪而弯着延伸,弯处的一个小山坡上长着一棵形如伞的大古樟,最长的枝杈漫过了石板路和小溪的一半。据老人们说,古樟少也有两三百年了,需六个人手牵手才围住树干,那根部隆起像沙盘里的丘陵。此处较开阔,向前延伸的石板路尽收眼底,树叶随风摇曳翻飞发出的声音与溪水响声同在一个调上,形成一个动与静的环境,行人

大都在此处小憩和歇息。常年在山区石板路上行走的人,是不需要穿雨鞋的,即使是雨天,鞋底和裤管上都没有泥,他们大都是草鞋或布鞋,到后来也就是胶鞋了,因为石板路越下雨越干净呢……

在那通讯落后的年代,石板路还可当作黑板或纸笺,用以传递信息。记得上高中时,要踏着石板路翻过几座大山去远隔30多里的学校,每个星期需往返走一次。为了约好一个方向的同学一起到学校,一些出发得早的同学,就选择路上一声块平整而又显眼的石板,用粉笔写上“同学们,快来呀,我们在山顶上的凉亭等你们”,于是,后来的同学便加快步伐往山顶赶,会合后便一起走进学校。那块石板也就成了我们这一帮同学信息发布栏了,如谁有病、或家中有事,都会在那块石板上写着,也就不等等他了。几年的高中,那块石板纪录了我们的多少往事,擦了写、写了擦……多少年后,我们这帮同学回乡过春节,曾一起去寻找看望这块石板,没想到还真的在,只是没有先前那么光泽、那么平整了,我反复抚摸着它,嘴里喃喃地说:是不是它也和我们一样,在慢慢的老去哟……

离开故乡那座大山已几十年了,虽身居闹市,却永远魂牵梦绕故乡那些路,在那些石板路上有我不可再生的当初,有我嬉戏的足迹,有我成长的脚印;那条条的石板路有如我身上条条的血管,融入了我的生命,在富足流香的今天,它将是我心中永远的乡情,是植入骨髓的乡愁……



扫一扫,获取“掌上衡阳”客户端,从“人文”阅读两报副刊各栏目精选作品。

· 诗歌日记

编者按:去年,《回雁》开辟了两个诗歌专栏——《二十四节气诗》、《“因为风的缘故”衡阳当代诗歌纸上展》,今年,又开辟一个《诗歌日记》专栏。这个专栏的开辟,更接地气。来稿邮箱不变,627131152@qq.com,来稿请注明“诗歌日记”,写诗 的日期,地点,天气。请一定要让读者感受到你最近一周的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捕捉到的诗意。

想像桃花开了

2月22日 晴 衡东踏庄

东方明月

想像桃花开了……

开在乡间。开在乡下那栋老宅的屋角。乡间的那栋老宅青砖青瓦青石板的台阶,还有青青的苔藓前有良田十万顷后有青山绵延八万里

我一袭青衫,正少年

有桃花的明媚,有溪间春水的欢快

想问春风:是否还记得

在那些春天里步履矫健的少年?

想问春雨:是否还记得

那个目光澄澈心中懵懂的少年?

春天,又站在了眼前

依然是那么活泼可爱

依然是那样的粉面桃腮

但料峭的春寒忽然伤了我

正日渐老去 的膝盖

少年的我,面对春天

我要城门大开,放马野外

而今,当春天来临

我只有淡淡的欣喜啊! 淡淡的

欣喜。我习惯把自己关起来

把自己关在春天的城堡里

仿佛与亲人们朝夕相处耳鬓厮磨

但不说:爱!

旧年的爱情

■李玉辉

父母当年的爱情故事,一直是我很感兴趣极想了解的话题。这天,母亲坐在我身边为我讲述的时候,我推掉了身边的一切杂事,神情专注地洗耳恭听。

时光倒流到四十年前,那天,正值春三月,天气晴朗,微风拂醉,花都开好了,鸟儿的叫声欢快而热烈,天地之间仿佛有数不清的情愫四处蔓延。父亲挑着木匠的担子跟在师父后面穿山过桥,在习习春风里晃悠悠地走向母亲所在的村子。

母亲呢,正坐在自家门前的两棵沙枣树下绣手绢,母亲那年18岁,正坐在一个女孩最动人的那段光阴里。母亲低眉仔细地绣着花,父亲挑着担子嘿呵嘿呵地走过来了。父亲心直口快,大喊一句:姑娘,请问何坤大叔家在哪里啊?母亲抬起头来,用手往自家门前一指。那一刻,父亲的心在母亲清纯漂亮的面容前突然天崩地裂,他觉得身体里有什么正在呼唤在膨胀在汹涌,似乎随时要决堤要爆炸。母亲说父亲瞬间红了脸,并且此后到结婚前从没高声说过一句话。

向来懒散的父亲开始脱胎换骨变得认真而积极。抱木头,摆斧锯,清刨刨花,给师父端茶送饭外加打洗脚水,父亲做得一丝不苟。师父很是惊讶,但不久就明白了。明白了的师父便开始在我的外公面前夸父亲,并趁父亲状态极佳的时候传授木工绝学。父亲自然学得十分快且好,他简直把母亲家当成了表演的舞台,叮叮当当挥汗如雨,也行云流水畅快淋漓。经常,外公外婆看过父亲的努力工作后都连连点头,不知是赞许父亲的手艺和勤劳还是有关选女婿上对父亲的肯定。

女孩的矜持让母亲并没有跟父亲有过多交谈,真正让他们心心相印则缘于师父的离去。师父的孩子得了严重伤寒,师父匆匆赶了回去。而父亲自告奋勇地留了下来,他准备接替师父独当一面。

于是,父亲和母亲的爱情真正开始!父亲拿着斧锯将那间做工的房间弄得震天响,父亲每回出来吃饭都是大汗淋漓,仿佛刚在水塘里进行了一场抓鱼抓虾比赛。出于客气的回应,外公派母亲前去端茶送水兼帮忙。母亲一边递着锯子墨斗,一边忽闪着美丽的眼睛看看这里摸摸那边,一边还啧啧称奇。一边的父亲,则难掩激动和喜悦。父亲经常弹着弹着墨线,眼睛就停在母亲身上不动了,父亲听到了欢快的鸟的鸣叫声,在母亲的脸上,仿佛有着明媚的春光。

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父亲送了一口木箱给母亲。这是父亲用剩下的边角余料精心制作的,从进母亲家做工的第一天就开始萌生了这个想法,耗时日余。当它出现在母亲的视线里时,母亲的眼都直了,洁白光滑的木质,清新好闻的木香,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都是那样的赏心悦目,本来这么多时日的相处,母亲对父亲就有了一点点说不清的好感和依恋,而木箱让母亲的眼里霎时间漾起了无数的柔情和蜜意。三天后,父亲完工离去的时候,母亲递给父亲一条绣着细密的枣花的蓝色手帕。再后来就是爷爷和父亲的师父结伴过来提亲,然后父亲母亲结婚生子,再后来……

母亲说到这里的时候,重重叹了一口气,问我:孩子,你说,是不是重要关头的不祥之举真的能预示着什么吗?母亲指的是送手帕的时候发生的一场意外。当时母亲既高兴又羞涩地拿着手帕递给父亲,结果一阵急急的风轻而易举地就将母亲的蓝手帕吹走了,掉到了面前的水沟里。那几天春水漫漫,小水沟里的水堪比江河之急,也就一瞬間,手帕打几个漩涡,不见了踪影。父亲当即要跳到水沟里去寻找,但被母亲一把拉住了,母亲轻声说,我以后再给你绣就是了!

这难道预示着父母后来的缘尽而散?似乎有些牵强,但我却愿意这么理解。父母分道扬镳三十年了,三十年里,他们肯定不会有心思再去怀念当初那份美好的爱情。